

28：第十一次幹事會議，通過編譯組提聘林瑄，聶增祿，李長彬，勞乃文，王德豐，鄭華謙，倪志鏘，張廷鏘，葛啓銓，宗少或，徐躬耦等爲會刊第三期編輯委員會委員。

5, 10：平越城區平面圖測繪工作全部竣事。

17：與礦冶工程學會聯合舉行軍事工程座談會，由回校參加37週年院慶之戴根法校友主持。計出席胡博淵主任，伍澄波，顧晴洲，黃鏡堂，王鈞豪，王叔海，李唐泌諸教授，王允遜先生，及兩會會員五十人。

8, 18—20：敦請交通部橋樑設計處處長茅唐臣博士講「土壓新論」。

9, 3：寄嶺付梓之第二期會刊，因吉安廠發生工潮，復以戰局關係未能印出，全部稿件於今日退回。

7：於天佑齋九號舉行幹事會，決議發行第二，三期合刊，在最短期內趕編完畢，寄嶺付梓。

「會員錄」：

甲：名譽會員：茅以昇，羅忠忱，伍鏡湖，李斐英，顧宜蓀，黃壽恆，陳茂康，林炳賢，朱泰信，范治綸，許元啓，羅河，李汶，楊耀乾，胡樹壽，裴益祥，侯家源，羅英，杜鎮遠，岳翼民，雷大勛，蘇金槎，劉錫纓，王樹忱，胡博淵，戴根法，劉永楸……等 365人。

乙：普通會員：楊燦芳，章志松，邢英初，楊渭汶，伍崇勛，勞乃文，傅嘉祺，許天錫，盧孝悳，徐躬耦，熊固盈，林瑄，屠守鏐，孫金生，楊裕球，陳銘棟，王寶震，陸恂如，馮大宗，鄭祖駿，李謨榮，張以楨，石福星，牛清江，王章清，陳蘭蓀，胡興燮……等 345人。

本刊經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雜字第五四號核准，並由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印刷室代印。

聊天散篇之十

平越二三事——風土

陳 蘭 蓀

像我這種人，天生不能靠筆桿吃飯，太懶筆。要是等稿費下鍋，早已要索我於枯魚之肆了。一年前，與之所至，動手寫平越舊事，自己訂了分目：人物，山水，鄉土。前面的人物和山水兩部份，已刊出多時。虎頭蛇尾，却把鄉土置之腦後。今天接到唐總編輯的信，才忽然想起一年前的諾言，實在慚愧得緊。

「老婆人家的好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」好到什麼程度，有詩爲證：「天下文章歸兩江，兩江文章數一張，張氏文章推舍弟，舍弟跟我學文章」我沒有舍弟，却有學兄。慧貞信上告訴我，說張以楨學兄特別愛看三江口那一篇，使他想念平越不已。並吟詩以誌念。打蛇隨棍上，我希望以楨兄將這首詩寫一個立軸寄給我。又說，段清濤學兄把我那些塗鴉之作覆看了好幾遍，並指出我將侯家源前輩的職銜黔桂路局局長誤爲粵漢，粵漢的局長爲杜鎮遠學長，要友聲更正。我有這些學兄至誠地愛護捧場，雖沒有舍弟做陪襯，想來文章縱使馬虎，至少也達到了移情的作用。

大 船

我以前開四川同學的玩笑，說他們沒有見過鐵路。希望川籍的同學看了，寬宏大量，一笑置之。但貧嘴的積習難改，又要來說貴州人沒有見過船了。至少足跡沒有遠過馬場坪的平越人是如此。和房東擺龍門陣，我常常用船這題目好好地大笑一場。「做啥子要船？」話頭大概這樣開始。「喏，譬如南門外那條河太濶了。濶得架不起橋，就要用船浮在水上裝人裝

貨過去。」「那有這麼大的河？」「怎會沒有，海比河還要大呢。」「有多大？」「大到船在中間，四面望不到邊。」老媽媽插嘴了。「阿×，不要聽陳先生吹牛。那有這麼多的水。」但阿×不肯放鬆，「那麼大的海，船要多大？」我故作思索狀，「哦，那船要是搬到平越來，船頭擱在北門，船尾巴大概在南門。」「啊喲，那麼大的船要裝多少人？」「哼，全平越城的人都裝下去，大概還有許多空位。」老媽媽實在熬不住了，「叫你這傻瓜不要問還要問，陳先生的牛也像海一樣，無邊無岸。」

誠樸可喜的平越人

房東家娶媳婦，我躬逢其盛。新娘轎門上了鎖，貼了封條，是我親眼目睹的。抬進來，轎門對住堂屋門，堵得風光不透。堂屋裏除了房東一家人外，閒人免進。裏面攪什麼名堂，不得而知。大概離不了拜天地，拜祖宗，拜父母等等一套。等到堵門的轎子抬開，儀式也已完成了。爲什麼那樣神秘，就莫測高深。

喜宴擺開，我不亢不卑地打橫坐下。不料新翁新郎，一個勁把我往下首朝裏的位子上讓，側頭一看，和我平排的一位，是若非舅父便是叔公之類的貴客。這時才恍悟背外向裏的位子上座，請特客坐的。我假如知禮數些，應該一早佔了向外的位子坐下，堅決不讓才對。

我住得年份够長，看他們娶媳婦，看他們抱孫子，看小孩兒長大得要吃零嘴，小媳婦把孩子繫在背兜裏忙進忙出做家務，小孩兒在背兜裏吵鬧，媽媽順手塞一只燈籠辣椒到孩子手裏，孩子就有好一陣乖了。想想這自幼辣椒吃大的孩子，現在也應該是三十多歲了。

我一住住了三年多，這家人的食品，沒一樣沒吃過。蔬菜，一律是白水煮的。煮熟，就把灶頭上一塊黑烏烏，硬綳的石頭（塩巴）在菜湯裏盪幾盪，盛起來上桌。桌上，每餐必有一碟舂碎的塩，一碟磨碎的乾辣椒。沒有動筷，先澆一兩勺菜湯在混合的塩及辣椒裏。憑良心講，白水煮的菜

，蘸了鹹辣的湯水吃，實在是蠻够味的。

殘年急景，某一個凌晨一定要被院子裏的殺豬聲驚醒。我的好房東，在平越已算小康之家，但平時肉類仍不輕易入口。過年前殺一口豬，新年頭上，有幾天鮮肉吃。多餘的，醃起來，腊起來，就是一年的肉食了。我私下最喜歡的部份是用豬尿泡做外皮，裏面塞了豬血泮的老豆腐，紮好掛在灶門口。約半年煙薰下來，成爲烏黑的硬球。剝了外皮，蒸熟切片，又香又够咬嚼，好吃得很。我喜歡他們薰腊的東西，給錢無論如何不肯拿，再堅持就要動氣了。因此，我不大敢出口。不過他們知道我實在喜歡豬尿泡，一年一只留下給我吃，這份情，不知如何報法。

光一面毛一面的板屋

貴州山中盛產木材，像平越這種小城，除了廟宇，縣衙門那類公共建築外，不問貧富，屋子一律用木板搭成。這種木板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一塊板牆，一面刨光，另一面釘橫條的一定是毛胚。爲什麼這一面不也加工刨刨光，我心裏一直存着問號？但沒有出口問過。世代相傳就是這樣子，就算學校向平越首富租下來當教職員宿舍的大屋，也不例外。我租的屋子，舒適雅緻。但三面光，一面毛，美中不足。這許多年在平越，只見鄧偉才住的那間，是一排五間中最中間的一間。左手數過來，毛光，毛光，毛光，輪到他一面是光，右手數過來也輪到光。因而他的屋子四面光鮮，是平越城中難得的例外。

春城無處不飛花

寓目本文的平越舊侶請想一想：我們足跡到過許多地方，那一處的花有平越那麼多，那麼密集，那麼滿山遍野，花園錦簇？我講的是平越的春天。如果那時已有了彩色軟片，留下來應是多麼五彩繽紛的畫面。

平越城裏人煙疏落，城圈裏曠地很多。城裏及近廓，徧植桃李之屬。

別的季候還不覺得如何，一到春天，萬花怒放。舉目望出去，紅的，白的，粉紅的，一簇簇，一叢叢，無邊無際，成了一個大規模的花園。

有一次，我走在一片桃林下，陽光從一個恰好的角度透過濃密的花幕濾下來。那麼嫣紅的一片，似乎在浮動閃爍，猶如潛水的人仰望水面一般。我以前沒有這樣看過花，以後也沒有這樣看過花。那種虛幻的，靈動的，使人目瞪口呆的景像，沒有辦法用筆墨描繪。只好有勞同學們自己去體驗了。

梨大王

有一次趕場，在攤頭上看見一只大梨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沒有一呎也總有十吋高，皮色木木地極不起眼。我想，梨大得這麼出奇，一定老得不堪設想。攤販見我多看了兩眼，機不可失，纏住一定叫我買下。我呢，信心不足，躊躇不決。「先生啊，好吃啊。不好不要錢，不信當場試。只有這一只，不買就沒有了。」到後我抵不住好奇心買下了。拿回宿舍一吃，簡直不相信我的口福。難看的外皮削掉，裏面的果肉呈半透明，牙齒碰上就碎了，汁水既多又甜。核比普通的梨還要小，和龐大的果實不成比例。而且從外到裏一般嫩，一般脆，一般甜，一般汁多。

此後幾年，我每次逛集場一定東張西望找這種梨王。但一直沒有再見過。至今我後悔三件事：第一，我應該找一位室友同享。現在講起來，起碼有一個人證，不要被人疑心是從山海經上抄下來的。第二，我應該問問這攤販，這梨出在那裏。像這種出類拔萃的品種，是天財地寶。被湮沒在深山裏，種植的人未必十分在意。萬一無心砍伐，絕了種多麼可惜。第三，當時我就應該將梨核包起來，好好珍藏。以後有機會碰到園藝學家，鄭鄭重重地供獻出來，藉以推廣。可惜當時漫不經心，現在追悔莫及。

蠱

我到平越的上一年，有一位同學，生了一種怪病，起初是腿上有一塊地方腫痛。後來腫痛的地方滿身遊走，痛苦不堪，被送到貴陽中央醫院。醫院檢查下來，發現血液枯竭。給他輸血，不久血又沒有了。如此乾了輸，輸了乾，最後病逝在醫院裏。醫生們始終認不出病源。本地人就講：「這是中蠱呀，醫洋醫院有什麼用？要叫蠱師才得呀。」同時還有一個傳說，說這位不幸的同學，染病前曾在集場上和一個漂亮的苗女開了下玩笑，使這事更蒙上一層神秘。

蠱這件事，我們在貴州住了那麼多年的人都仍覺若有若無，人言人殊，沒有人敢下定論。最普通的傳說是：苗人捉了各種有毒的蟲豸，封在一只罈子裏，讓牠們自相殘殺吞噬，最後生存的是一只蝴蝶狀的神秘動物。弄蠱的人，一年一度要將這只蝴蝶放出去害一個人，否則就反害自己。還有一說是，漢人娶了苗女，丈夫因故要出山，妻子就問丈夫幾時回來？丈夫說一年，她就在丈夫身上下了一年的蠱，兩年下兩年的蠱。丈夫準期回山，妻子就給他解了。如失信不回，就蠱發身死。我們從這二種傳說推想，蠱如實有其事的話，可能是苗女祖傳秘方的慢性毒藥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培養的某種病菌，在受害人不防備之下加諸人體讓其定期發作。各人的蠱有各人的解法，這是近乎合理的推測。

夏世模學兄的令兄世楷曾告訴筆者說，一位同學（佚其名），也得了上面所講血竭而死的那位同學同樣的初步症像。這次不敢貿然去貴陽，先請蠱師來一試。蠱師除其他作法外，主要是將生鷄蛋在病人身上到處摩滾。滾到一個程度將蛋敲開，裏面蛋黃不見了，只剝蛋白。再換一只蛋滾，敲開又沒有了蛋黃。如此滾了若干只蛋，最後一只蛋黃完整，蠱師說沒有事了。這位同學也果真沒有事了。世楷學兄講給我聽時，賭神罰咒說他親眼目睹蛋敲開沒有了黃這件事；我想世模兄一定也應聽到的，這是對於蠱最接近實證的事例。可惜世楷兄早逝，這實證又退藏到無何有之鄉了。

仙樂風飄處處聞——記苗族的跳月

大概是 1942,43 中一年的寒假，有人提議元宵節到苗區裏去看他們跳月。這提議得到熱烈的響應及參與，順利地組成了。

組織人去縣政府接洽，縣政府給我們選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花苗區，先派員去通知，說大學裏的先生要來看跳月，要他們好好招待。同時又關照我們，這一個苗區有幾戶人家，要我們備多少份的塩巴及縫衣針，按戶分發作為禮物。另外加備多少大塊的塩巴作為鬪牛、跳月冠軍的獎品。

從平越縣城到目的地要走一整天的山路，我們清晨出發，中午停下來席地野餐時發生了一樁我們意料不及的事。食品攤開，我們外面圍上了一大圈的苗族兒童，望往地上的食物垂涎欲滴，我們中有人就站起來給他們分發糖菓。不料孩子們一嚐之下，一點都不感興趣，有的還隨手丟在地上，我們大為驚奇不解。人羣中有一位能講漢話的成人說：「先生呀，我們這裏沒有塩吃，多的已六個月沒有嚐到鹹味了。好不好分點鹹東西給我們嚐嚐。」這一個哀訴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。塩，最不值錢的東西，煮菜放塩，是天經地義，想都用不着想的事。塩居然吃不到，不吃塩身體上有什麼症狀，也許醫生都不知道。忽然間碰到嗷嗷待塩的人，我簡直不信我的耳朵。於是我們將腊肉，腊腸之類的東西盡量地分發了，塩擔裏備作禮品的塩塊本是有多，就揀了些小塩塊給他們，效果是歡聲雷動，難描難述。這時，我們才悟出縣政府為什麼叫我們用塩作禮品的用意。

入山漸深，林木漸密，差不多夕陽啣山的時分，從遠處的山林中，若有若無地傳出一陣抑揚幽雅的笙管聲。我們這批人，不自覺地停了步，怔在當地。樂聲透心而入，恍恍惚惚，忘了人間何世。這個經驗，是我與同行的二三十位同學所共有。我想，時、地、距離、週圍的景色、音聲的質素、青年人的心境，都與這奇妙的感受有關，換一個環境就絕然不同了。

此行對我們固然是人生得一難再的經驗，對這一區的苗胞，無疑也是

罕有的盛事。他們殺豬宰牛，熱烈招待。每家人分幾個人息宿，照呼得無微不至。我們步行一天去，一天回。在那裏住了兩晚一天。那一個白天就是元宵，是他們鬪牛和跳月的佳節。

苗族的鬪牛是牛鬪牛，不是人鬪牛。發了性的牛用角相觸，到其中一條迴避退走判勝負，最後力敗衆牛的一條是冠軍。我們除獎塩巴一大塊外，還有預製的錦旗。跳月的評判便沒有那麼容易，幾百個小孩子跳，雖大部份集中在村中的廣場上跳，也有分開在別處跳的。況且我們自己都在現學現跳，還分得出什麼好壞，因而跳月比賽在實質上變成選美大會。揀幾個公認為最好看的妞兒，送幾塊塩，幾面旗，皆大喜歡。

跳月在他們族裏另有重大的意義。一年一度的跳月，其實是擇婿大會。家裏有了當婚的男兒，一家人就陪他下場跳，看中這男孩的少女就加入這家的圈子。場中大大小小多少個圈子就是多少組人在互選。跳到月落烏啼，曉霧沉沉的時候，少男在自己的圈子裏牽了他中意的少女消失在村外的叢莽裏，這段婚姻於是成就了。以後婚禮不過是公開的追認儀式而已。

跳月這名稱除了是在元宵的月下跳之外，還因為跳起來圍成一個圓圈之故，跳的人並非個人在擇偶，每圈中只有一個少男在揀他的對像，其中幾個少女是候選人，其他都是幫場子，湊熱鬧的。男女老少都有，婆婆起舞，各適所適，每個圈子由兩三個到五六個人吹六笙做領導。六笙很近似我們的笙，但只有六根管子，所以叫六笙。只有六個音階，沒有「SO」，但還是悠揚悅耳，這就是我們來路上聽得我們失魂落魄的樂器。舞步簡單而好看，隨着六笙的節拍踏步，身體不搖而自搖，腰肢不扭而自扭。我們用不着多久就學會了，加入他們的圈子去跳。當然我們沒資格牽誰到林子裏去，但也够快活了。天黑下來，夜涼侵衣，場中燒起松枝的火堆，小圈子併成大圈子，圍着清香撲鼻，煙霧迷濛的火堆跳，通宵達旦。我們這班局外人逐漸退出歸寢，讓屋外的樂聲，踏步聲伴我們入夢。

有幾樁事值得附帶一記：一、我們隨身帶了些洋東西，如口琴，留聲機，照相機等，每件在我們友善的主人羣中都引起極大的興趣，最出色的要算打氣煤油燈。那麼亮法，吸引了大批苗胞圍着看，到深夜都不肯散。

我們倦極無奈，只好放氣熄燈，方纔散場。二、他們乾淨極了，戶內戶外，一塵不染。我留意地觀察過，極不當眼的地方也是如此，相信了不是做出來給客人看的。三、農曆元宵的季令，貴州也相當冷。我們都穿了毛衣，大衣。但苗胞不論男女老少仍是單衣、裸腿、赤腳，絕無瑟縮之態。體格上，似比我們勝了一籌。四、他們不諱言種鴉片，但這是拿來賺漢人的錢的東西，他們自己，碰都不碰。下面是當日所拍兩張照片，珍藏至今。



活潑的苗族男孩



風姿綽綽的苗女

一則含淚的笑話

一家人一年辛勤，男人挑了收穫去趕場，換回必不能少的必需品。想一想家裏很久沒有塩吃了，狠一狠心買了拳頭大小一塊塩巴。孩子們見爸爸捎了塩巴回來，大喜若狂，紛紛議論應該怎麼吃法。媽媽就說：「你們不要七張八嘴，先講你們要長吃還是短吃。」孩子們一致讚成長吃。於是媽媽在樑上穿一根繩子，將那塊塩巴結在繩頭上，正好吊在飯桌子中間，叫孩子們划一口飯，望一眼這塊塩巴。孩子們照媽媽的方法做，舌尖上果然頗有「鹹意」。但兄弟姊妹中不免有爭強鬪勝的，小弟弟忽然大聲叫出來，「媽媽你看，哥哥划一口飯要望兩三眼塩巴。」媽媽淡淡地說：「不要理他，看他不要鹹死。」

我考取交大的驚險經過

王家軍

說起來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，但每憶此事，總是不寒而慄，這悻猶存。

那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，我從四川自流井，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畢業趕到重慶去投考大學，我整個所有的祇是高中三年來珍惜如命的幾本筆記，和幾件破舊的衣裳。

學校放暑假三個月的伙食貸金按照慣例發給畢業生，做為升學及路費的補助。加上一位終生難忘的友人堅持協助我一千元，算是祝福我考取大學，並責成我一定要讀大學，國幣一千元在當時雖不多，但已是那位朋友半月的薪金，這深厚的情誼與期望使我終生難忘。

這樣地，我帶着一顆破碎的心，離開了養育我五年的中學，位於距自流井三十華里的靜寧寺，在那裏，有我從初二的幼年成長為高中畢業的少年，在那裏，有我甜蜜的初戀，但那也就是使我心碎的戀情。

經過自流井到重慶的汽車費及其他的開消，到重慶時已所剩無幾，因為生活費用的問題，找到一位前輩陸經理，在他商場中的文具部幫忙，解決暑假的吃住問題。

因為沒有多餘的錢，報名費、來回車費，對那窮學生的我是一筆大數目，所以祇報名投考交大電機及另外一個大學。中學的王教務主任來重慶為中學母校招生，鼓勵我說：「你沒有問題，一定可以考上交大電機」。我雖感覺準備的很充實，但却免不了擔心。

報名電機系的有三千多人，起初聽說祇錄取雙班一百名。後來聽說因造就戰後建國人材，變成錄取兩百名。